

## 往事如昨

## 二胡话传承

李秀丽

一把二胡，是我的家族传承，爸爸带着二胡和爷爷的嘱托，从家乡海阳来到烟台，从青春年少拉到夕阳暮年。当我也拿起二胡拉着爸爸喜爱的歌曲时，顿悟了爷爷和爸爸的心愿，感受着琴声中蕴含的家国文化传承。

生活在漫漫黑夜里的人，是多么渴望黎明的到来啊，生活在战乱年代的爷爷拉着二胡的时候，牙关紧咬，眼里充满了光。他常常在庭院里拉着自编自唱的二胡曲，时而激昂时而悠长，一拉就是一整夜。家人不解，日伪统治的恐怖时期，百姓们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，爷爷为啥还惦记着拉二胡？

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，爷爷的二胡拉得更起劲，更加铿锵有力，曲子也改成了《东方红》。他边拉边唱，引得围观者一起听一起唱。人群里的解放军像熟人似地远远看着爷爷笑，他们和爷爷心领神会。原来，爷爷早已暗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爷爷家的地窖便是开会议事的秘密之地。怪不得爷爷从来不让家人靠近地窖，怪不得爷爷的二胡一拉就是一整晚，那是在望风啊。奶奶嗔怪地说：“我还以为你是心疼我，不让去地窖干重活呢！”这话说得爷爷羞红了脸。从

此，只要爷爷拉起“东方红，太阳升”，全家人都会放轻脚步，细细地品味每一句歌词。每次全家团聚，爷爷操起二胡，《东方红》成了固定曲目，一家人在明月映照下，静静地聆听悠长的二胡声。那曲调、那歌词，深深地扎进每个家人的心里。

当年，爷爷被众人推举为村干部，邻居们都爱听爷爷的话，跟着爷爷干事创业。虽然国家刚刚建立，百废待兴，可百姓不再担惊受怕，不再妻离子散，生活清苦却心里亮堂，个个脸上带着笑，身上带着劲。夜幕降临后，村民常围坐在场院里，静静地听着爷爷拉二胡。此时的二胡声如同那棵老槐树的根，深深地扎进土地，滋养着乡亲们的心灵与梦想。槐树开枝散叶，如同将人间的美好传颂。新中国成立30周年时，爷爷洗了澡理了发，穿上新衣服，在村里的戏台上又一次拉响了《东方红》，那神采、那气势犹如横刀立马的将军。

渐渐地，爸爸也能吱吱呀呀地拉上几曲，而《东方红》是首先要拉的，这是爷爷的要求，他还要求爸爸边拉边大声地唱出来。每当此时，二胡声、歌声、笑声充盈着家里家外，飞向了大街小巷，飞向十村八疃百姓的心里。

爸爸又渐渐学会了《八月桂花香》《松花江上》《南泥湾》……于是，全家人又唱起了这些歌曲。多年以后，当烟台的桂花香味扑鼻时，爸爸就会拉起《八月桂花香》，身边围坐着爷爷奶奶，我和哥哥边唱边舞，兴高采烈。“九一八”事变纪念日期间，爸爸眼含热泪一遍一遍地拉着《松花江上》：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，那里有森林煤矿，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；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，那里有我的同胞，还有那衰老的爹娘……邻居们围坐在大槐树下，神情肃穆，低声哼唱着，压抑的气氛仿佛天要塌下来。此时，爷爷总会语气低沉地说：那时过的是什么日子呀？随即，爷爷又会昂起头说：现在好了，有了共产党，有了新中国，天天都是好日子。爸爸又起劲地拉起了《太阳最红，毛主席最亲》，众人一起合唱，庆祝生活的美好、人民的幸福。

闲暇时，爸爸常常擦拭着二胡对我说：这不是一把普通的二胡，是咱家的传家宝，它不仅是家族物件的传承，更是坚强不屈精

神的传递，是一种责任，更是一种使命，要把老一辈的传统和智慧延续下去。

在我年龄稍大一点的时候，也能用二胡有模有样地拉自己喜爱的歌曲了。在爷爷和爸爸的叮咛中，我拉呀拉，从小学拉到中学，很多歌曲只要一听曲调，就能用二胡演奏出来。有一次，我摇头晃脑地拉着街头流行的口水歌，被爸爸大声呵斥，罚站到腿软。夜晚，如水的月光下，爸爸语重心长地讲起家里二胡的厚重传承：“解放战争中，爷爷手中的二胡好比战士手中的钢枪，能杀敌无数，让敌人闻风丧胆；和平年代，爸爸手中的二胡，如建筑工人的钢钎、农民的锄头，是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号角；如今，二胡传到你的手里，拉什么歌曲，走什么样的路，可要掂量一番。”

夜深了，鸟儿睡了，闪闪的星星也合上了瞌睡的眼睛，天地一片寂静，爸爸的话一遍一遍地在耳边，爷爷的形象一幕一幕地闪现在眼前……

“五星红旗迎风飘扬，胜利歌声多么嘹亮”，这是我高声歌唱的，是我迎着东方日出唱响的，是拉着家传的二胡在演奏，唱得昂扬有力、奏得意气风发，唤醒了家人、唱起了邻居。从这一天，我黎明即起，洗净手脸，调匀呼吸，端正坐姿，一板一眼地拉起了《歌唱祖国》等歌曲，一边拉一边唱，琴声、歌声成为家人的起床号、邻居的集合哨，开启一天美好的生活。

在二胡声的伴随下，我跨出校门，走进了报社的大门，在社会的大熔炉里锻炼成长，在身边同龄人中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成为家族里第三代党员。回望走过的路，从爷爷到爸爸延续下来的家族精神始终鞭策、激励着我前行的脚步，不偏不倚地行进在正道上，自强不息的精神已融进我的血液、基因，生生不息。新中国成立50周年时，单位组织的大合唱，我和同事们站在高高的舞台上，引吭高歌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，唱出了祖国的昌盛和繁荣，唱出了时代精神和斗志昂扬。

夜深沉，鸟朦胧，夜幕四合琴声起。一把家传的二胡，被我儿子拉起。他说自己生逢盛世，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，他要用二胡演奏一曲《我和我的祖国》，奏响对祖国的热爱。

## 乡村记忆

## 美味的甜秆儿

又是成熟与收获的季节，厂区空地里，门卫师傅种的苞米成熟了，金黄的籽粒撑破了包裹它的外皮，闪烁着金光。我想起小时候那只属于秋天的一种美味——甜秆儿。

那时候，生产队的苞米地里不知是因为种子的原因还是肥料的原因，总有一些苞米结不出穗子来，或是穗子很小没有籽粒。这种不结穗、作用粒的苞米，因失去了繁衍后代的作用被称为“孤老儿”。这种苞米秆秆通常不很粗壮，绿绿的细长的，一同长成的苞米秆秆已经成熟泛白，秆秆的瓤已经纤维化失去水分，而这些被称作“孤老儿”的苞米因无法结穗，养分大都集中到秆秆上转化成了糖分，依然嫩绿脆脆的。苞米秆秆折断后，嚼起来汁水丰沛，口味甘甜中略带苦涩，虽不如甘蔗那般甜蜜，但也足以让营养匮乏年代的人们聊以解馋，或补充一点难得的糖分，我们亲切地称之为“甜秆儿”或叫“甜儿”。也有个别的不仅没有糖分且十分酸涩，一股泔水味儿，我们称之为“泔秆儿”。

每年秋季，生产队里砍苞米的时候，收工后，大人们都会在砍倒的苞米秆里寻找几棵“孤老儿”苞米，砍去老根和前梢上绿绿的叶子，薅一把长草捆起来带回家，给家人们解馋。嘴馋的孩子会静静地坐在院子里等待下地的家人们带回甜秆儿来。

甜秆儿虽然甜蜜，但嚼食的时候要分外小心。现在买甘蔗时，商家都会把外皮削得干干净净的，切成段给你吃。想当年，我们都是用牙咬着把坚硬的秸皮一点一点扯下来，一不小心，锋利的外皮会把嘴唇或者手指割伤。我记得，这种甜秆儿吃多了舌头会生口疮，生疼生疼的，孩子们通常都是一边忍着口疮被糖分杀得疼痛，一边嚼食着来之不易的甜秆儿，真的是痛并快乐着。

小时候我们家里没有劳力下地，这种甜秆儿不易得到，往往是下地的邻居带回来给我几根。秋天的傍晚，坐在家门口，陶醉地啃着甜秆儿，母亲在灶间“呱嗒呱嗒”地拉着风箱做饭，秋虫在台阶下“滴滴”的鸣叫，那种苦涩的甜蜜令我回味至今。

“庄园好时节，葡萄熟了”·我在张裕卡斯特酒庄等你

## 2024年张裕酒庄葡萄欢乐采摘节开启

9月26日至10月7日，张裕卡斯特酒庄葡萄欢乐采摘节面向游客正式开启。

“颗颗水晶叶下藏，入口甘香冰玉凉”。一株葡萄树从初春萌芽至金秋收获，需要经历漫长的135天，需要拥有“好运气”来抵抗各种自然气候而顽强生长，需要种植师的精心修剪、疏果……

在张裕卡斯特酒庄的千亩葡萄园里，葡萄树们就是如此

被用心培育，茁壮成长，只为在10月的收获季为您精彩绽放带来“幸福的味道”。在这个愉快的假期，与家人、朋友一起来体验采摘的乐趣、感受田园闲暇时光吧。

漫步在酒庄的月亮广场，一睹非遗真容。在剪纸、花鸟艺术字画、蛋壳等非产品展销区，每一次触摸，都能让人感到匠心独运。与此同时，景区内为大家准备了多项主题系列

打卡小游戏，如剥葡萄比赛、夹葡萄比赛、吃葡萄比赛、小葡萄鸡尾酒展销、“裕见上上签”红酒添红迎好运等，更有美味美食品鉴中心西班牙火腿美食节，满足你在旅途中对美食的需求，让你在深度体验葡萄酒文化的同时，感受红酒文化的魅力。

旅游咨询热线：  
0535-6952929  
0535-6952000

